

乡土地理

## 走进桥头古村

■李新潮

时,常到干涧沟(孔村与桥头村之间的一条沟)边与桥头村的村老老儒闲谈聊天,说明桥头村至少也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了。据桥头李氏族谱记载,该村原本为黄姚两姓族人,元至正年间,官拜检点散骑郎的李氏先祖李福成辞官归隐芮城水峪郎,辟荒造地,桑稼为务。李福成育有两子,长子李大育有一子李愬,迁居河南邓州桑家庄;次子李老育有三子,长子李志,迁居芮城西窑村,次子李恩迁居桥头村,三子李德迁居永济洗马村。桥头李恩一支后代繁衍旺盛,其后人又多分支迁往陕西、河南及本县各地,留在村中的后代又分老六份、小六份等各支脉,延续至今。

**古庙宇** 从村子西南方的一座土桥进入村庄,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庙宇建筑群——东岳庙,也叫泰山庙。庙前一棵大皂角树,树龄已达400多年。在它的对面是一座坐南朝北的戏台,也叫泰山庙乐楼。在东岳庙正殿东前沿墙上镶嵌的清康熙三十二年《重修东岳庙正殿碑记》记载:“余社有东岳庙不知建自何年……”一块明万历三十五年断碑上面也记载着:“古芮三坑里桥头村古有东岳庙马牛王庙……”由此推断,该东岳庙至少在明以前、元代就有,历朝均有损毁增修,现存建筑多为明清建筑风格。

东岳庙坐北朝南,建在村里正中偏南的一座高近2米的台基座上,台基东北西北三侧均为石砌砌墙。基座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有山门、过风楼、献殿、过厅、大殿、寝宫等建筑及东西两侧附属建筑(马牛王庙、药王庙、送子庙等各种小庙)。庙中各种神像早已毁没,而山门、过风楼、过厅、更楼等建筑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村民拆除,在山门原址上建了一座戏台。现存的原建筑仍有乐楼、献殿、大殿、寝宫。新中国成立后,东岳庙先后为村小学、保健站、大队部所在地,也是村民开大会聚集的场所。2018年,东岳庙被列入运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纳入全面维修保护名单。2020年冬,东岳庙乐楼维修工作启动。

除东岳庙外,村中原还有关帝庙、关帝庙乐楼、文昌阁、魁星楼、白衣堂、全神堂、祖师庙、娘娘庙、铁脚龙王庙、李家祠堂、老六份祠堂、小六份祠堂等大大小小数十座庙宇祠堂,可惜其中大部分都毁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火之中。如关帝庙乐楼、老六份祠堂、小六份祠堂等被日寇拆去修了炮楼。而关帝庙、文昌阁则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当时的公社拆掉了。现在村中保存的古庙宇建筑尚有东岳庙(部分)、乐楼、白衣堂、全神堂、李家祠堂等。拆毁的文昌阁已由桥头村在外工作人员发起捐款于2018年在原址复建起来。李家祠堂和白衣堂均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坐落在芮城县学张乡西北隅的东桥头村,南距县城约10公里,北离中条山约5公里。村庄三面环沟,一面通山,地理位置奇特,村史比较古老。村中至今还保留着为数不少的古庙宇、古民居、古窑洞、古树、古井等建筑和遗迹、古迹。特别是近年来《举起手来》《乡里乡亲》《天地粮人》《李家大院》等10多部影视剧在该村取景拍摄后,该村更是声名鹊起、引人注目,前往游览探访者络绎不绝。

笔者自小在村中长大,以前从未感觉村子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何以今日竟如此热络?或许真应了那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东桥头村现有村民168户、610口人,而在外工作人员则涉及100余户、400余人,占到村中人口的三分之二。村人以李姓居多,差不多占到总人口的80%。

**古村名** 古时,东桥头村村名为“桥头村”,为一主村,其下辖六七个属村。村中现存的一块明万历三十五年残碑,上面刻有“古芮三坑里桥头村古有东岳庙马牛王庙……”;村里遗留的清代《李氏族谱》(老六分长门李范第三子祥祥支谱序)中记载的村名也是“桥头村”。从芮城县志查阅,清代乾隆版志书之前都为“桥头村”,到民国版县志方改为“桥头村”,但并无“东桥头村”之称。叫成“东桥头村”,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事了。村子西边原有个村叫“沟西庄”(民国版县志里标注的仍是沟西庄),新中国成立后改叫“西桥头”。也许是为了区分两个村名,就顺势把桥头村叫成了“东桥头”。

字典里“桥头”词条的解释是“桥头头和岸连接的地方”。过去村子三面环沟,并无桥梁,所以村名叫“桥头”,没有道理。而“乔”意,除了姓氏之外,本意“高、高而曲也”,意指“向上圆曲凸起”;而“头”则更有“首”“第一”等含义。从村子三面环沟的地形地貌来看,叫“桥头”是很贴切的,既符合地形成定村名之意,更包含古人对村民奋力向上、争夺第一的期许和愿望,不管怎么说,“桥头”是很有文化内涵和意蕴的一个村名。

据芮城县志载,桥头村为古芮“四堡”之一的乔头堡。过去村子东西两面沟有泉水,四季长流,树木葱茏,鸟语花香。因村处于夹沟之中高台之上,故有“二龙戏珠”之形胜,亦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前些年在村南沟边发现了一些古墓,有专家考证,此为一秦汉时期古墓群,并推论,该村古时或为一座城。而村北一地名“城上地”,或许也能够佐证这一点。

另,2017年编印的《东桥头村志》记述,春秋末战国初期,魏国贤士段干木(祖居学张乡下段村)在孔村设馆授徒,闲暇之

用井。过去地下水位高,井深只有三四十米,一直沿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地下水下降,在村北地里打了深井,家家户户安上了自来水龙头,这些古井才被弃用,有些被填埋,还有几口保留着。

**古池** 村中有一泊池,由来已久。据现存乾隆二十八年《修池记》碑文记载:“巽地有池,其水发源于西北(王山)大泉水,经过神后遂源源而流于斯,是池也,一村之脉气”。此泊池原为村中一水源地,常年有清水,池南有排水口,水满则溢,流入沟内。明隆庆年间遭大雨冲毁,且在村中形成一条深沟,把村分成两半。村人屡修屡毁,毁坏200余年,直到清雍正乙卯年起,村人再次集资兴工,前后历时30余年,理事更替30余人,费银千余两,从村后斩崖取土运石填沟,又在池南用青石条筑起石阶,池口修筑五个石鱼固池分水,方才去除水害,并成一景(金鳌吞五鱼、瀑布飞雪)。古人在碑文中赞到“池中漈洄荡漾,流则瀑布翻飞,岸上之杨柳葱茏可悦,隄(同堤)边之庙宇罗列如帷”。迄今古池、石鱼、石阶尚在,只是清水渐流,仅作为村中雨水泄流道。

**古宅** 早期村民经济不富裕,便借村子三面环沟之地利,临崖挖窑成院而居,每院三三孔窑不等,且有的地方为上下两层院落,犹如如今之别墅小楼。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最后几户村民才从这些窑院中搬出。而村子后巷一排十几所院落,全为前房后窑。当年斩崖取土挖的窑洞,虽已有数百年历史,然仍温暖夏凉、安全耐用,人们至今还在居住。2007年由朱正导演的24集电视连续剧《乡里乡亲》(播出名《光辉年代》)就是在这些窑院里取景拍摄的。

自元代先祖李恩落户桥头,李氏一族人丁兴旺,经济发达,先后在村中建起了数百间大大小小的庙宇和民宅,村中分为前巷、后巷、东巷、西巷。村民除务农外亦有办学经商务工的,如有条巷子叫“染坊巷”,有块地方叫“南书房”。现在村子东巷里仍留存有两座清代道光年间四合院民宅。另有一些散落的明清时期石碾、石磨、石碾、上马石、拴马桩等,在村里时有可见。

桥头村历史文化悠久,名人贤人辈出,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在最新版《芮城县志》中,入选人选即有20人之多。其中不乏多名有重要影响人士,如:新中国成立后芮城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李定一(李一),芮城中学第一任校长李湘珊,芮城县牺盟会协理员、青年救国会第一任秘书李希天(革命烈士),芮城县图书馆馆长、“李希哲私立图书馆”创办者李希哲,芮城县第一个私营联合兽医站创办人之一李太贵、清道光举人、曾掌教蒲阳书院后应任太原府交城县教谕李应魁等。

元明清时期,村中就有多名饱学之

士加入牺盟会;同赵翼昌组织抗日游击小队,活动于永、芮交界的沿山地区,多次袭击敌据点,截击敌军车,围歼小股敌兵,惩治奸土匪。

1938年,桥头村曾做过3个月的芮城县临时县政府所在地。是年3月,日军侵占芮城县城后,县长闻风出逃,县政府解散。由芮城县地方绅士宋墨卿(宋儒林)、蔡伯束(蔡地)组建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芮城县游击大队”撤退至桥头村,士绅们于3月25日在桥头村成立了临时县政府,由蔡伯束任县长。桥头村同时也成为多支抗日武装力量的根据地,其先后有永济、芮城两县的抗日武装保安十三团(原游击支队)、十四团(原游击大队)团部等在此驻扎,培训军事干部。其中保安十四团里大部分骨干成员为中共党员,其补充一营和补充三营分别由共产党员景秋岳、杜伯实担任营长,成为我党控制的抗日武装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桥头村组织的民兵担架队先后有10余人参加了解放中原、解放运城、解放大西北的支前工作;有5人随军南下入川,参加了当地的肃反、土改、剿匪,并留在当地工作。

从解放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芮城县第三区(所在地孔村)民主政府工作人员中,从副区长、副政委到保卫队长、组织干部等十多名领导都是桥头村人,时人戏称第三区为“桥头区”。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桥头村又有5人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其中李军(又名李书记)作战中光荣负伤,被定为三等伤残军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刚入伍正在唐山机场集训的雷达兵李明正,勇敢救友、保护公共财物,荣立三等功;援越自卫反击战中,炮兵李红义班长带领全班战士英勇作战,荣立三等功。

新中国成立前后,仅桥头村参军入伍的革命军人就达40余人。

村人世代重视文化教育,坊间曾流传着一句俗语“上了桥头坡,秀才比驴多”。从有记载的文字可以看出,自元明清时期以来,村中一直有设馆授学的。位于村子东南方的“南书房”之地,过去就建有学堂。清乾隆十五年村中创建魁星楼撰写碑文,“岁进士吏部候选儒学训导”王之宪,曾先后8年在此地居住授徒。本村儒学生员(秀才)李自操即为其得意门生。民国时期,村里设办有小学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办高级小学,后改为普通小学,到七十年代初又创办了初级中学桥头中学。笔者从小学到初中上学就没有出过村子,高中毕业后又曾在母校桥头中学任教一年多。

自古以来,村中从事教育且卓有成效者不胜枚举:清代即有道光年间举人李应魁,敕授修职郎,曾掌教“蒲阳书院”(明代建于永乐镇文村),应任太原府交城县儒学教谕;李东躬,敕赠修职郎,任汾阳县儒学教谕。民国时期有村人李希哲,先后在县文庙、本村及阳院、三坑等村任教;李湘珊先后在本村、大阳、孔村及河南灵宝等地学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芮城中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校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刘冀笙(桥头属村上窑村人)曾任康杰中学副校长;李季荣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担任运城中学校长长达十余年,在任期间,正是运城中学辉煌鼎盛时期,退休后又被天津永民中学聘任校长数年。李季荣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是当年村里考入大学的两名大学生之一。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村里当年就有3人同时考入山西农业大学(原太谷农学院),2人考入大专、3人考入中专(技校)。此后年年几乎都有本村学子考入大中专院校,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人才。

改革开放后,桥头村的经济社会面貌与全县同步,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导产业由单纯粮棉种植发展到多种经营模式。人们虽然手中有钱了,但吃苦耐劳、节俭淳朴、诚信友善、甘愿奉献的良好村情民风始终保留、代代传承。

自2003年由冯小宁执导、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我国首部抗战喜剧电影《举起手来》(主演潘长江、郭达等)在桥头村拍摄成功之后,迄今已有10多部影视剧在村里取景拍摄。2006年村子被注册为二十世纪农村题材影视拍摄基地;2017年,投资88亿元、全国唯一的县级光伏领跑基地项目——芮城中条山光伏电站的220V光伏基站和新能源展厅落户于桥头村;2020年,“山西省小麦高质量发展标杆学张项目区”也落户桥头村……进入新时代,新一届党支部村委会班子信心满满,精心擘画,带领全体村民乘乡村振兴东风,在充分挖掘、继承、弘扬历史文化传统,留住乡愁的基础上,调整产业布局,增加村民收入,桥头古村必将焕发新颜,更加辉煌!

追思录

## 永远的景克宁

■秦建华

星移斗转,岁月如梭,不觉之间,敬爱的景克宁教授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15年里,我谨遵景克宁教授生前对我的谆谆教诲,在传统文化研究与传播方面,踔厉奋发,笔耕不辍,取得了些许成绩。

可以肯定地说,在景克宁教授晚年,我是他接触与交往最多的人。隔三岔五,我都会去景克宁教授家小坐,要么长谈,问学探道,聆听教诲,获益匪浅。

1993年初,为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我决定编撰《老一辈革命家诗词鉴赏辞典》。当选题成功获批后,我欣喜地告诉景克宁教授,他连连说:“好事,支持!”并提出由他撰写毛泽东诗词部分的鉴赏文稿。该书出版时,他又惠赐美序,令我深感不尽。

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景克宁教授得知我在外语系教“中西文化比较”与“跨文化交际”等课程时,强烈建议我在研究西方文化的同时,应加强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他列举了中国学界诸多的例子,如季羡林、钱锺书等,鼓励我力争成为学贯中西的研究者。

1999年,景克宁教授荣获“山西省十大藏书家”称号,省里相关部门奖励他2000元的购书券,他遂把购书券送至我家,让我在太原解放路新华书店挑拣些我喜欢读的书,令我感动不已。

2000年,我在主编“21世纪大学生素质教育丛书”(十卷本,150万字)时,景克宁教授亲自帮助推敲具体书名,反复润饰,直至最后定稿,并亲自撰写了万言大序,一时传为佳话。该书出版后荣获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2年,景克宁教授八十岁时,由我极力倡议,有关方面适时举办了大型庆典活动。活动结束后,我遂与杨方岗共同策划出版了《走近景克宁——景克宁教授八十年诞辰纪念文集》,并邀约著名作家梁晓声题词,遍受河东学界与全国演讲界的好评。

2005年初夏,在我负笈澳洲访学前夕,景克宁教授在鼎盛饭店特设宴为我饯行。在异国他乡,得知他第三次癌症复发住院,我心急如焚,多次打电话询问病情。12月上旬甫一回国,第二天我便赶赴太原探视,并在一天之内完成了我在澳大利亚业已完成的《亲历澳洲》一书。当我把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双手捧给景克宁教授时,扉页上端庄印着的“谨以此书献给正在与病魔作斗争并一定能第三次战胜病魔的恩师景克宁先生”两行大字,令他惊喜不已。“难得,难得,谢谢,谢谢!”他欣慰地笑着说。

在病榻上,他一手打着吊针,一手捧着书本,仅用三天时间便把20余万字的书一字不落地读了一遍,并对我无不幽默地说:“我看了此书,犹如也到澳大利亚观光了一次,况且,注意力在书中,化疗的痛苦就感觉不到了,真乃书犹药也!”

2007年3月,在景克宁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与杨方岗又编辑出版了《空谷留响——景克宁教授周年祭》一书。著名作家梁晓声专致题词:

生命在这里长存,  
思想在这里发光;  
生命和思想,  
在景克宁教授身上

达到了完美之统一与和谐……

2009年3月,在景克宁教授逝世三周年之际,我与杨方岗又编辑出版了《人生哲思——景克宁名言录》。书中摘录了景克宁教授著作与演讲的人生哲语,分“理想篇”“智慧篇”“笃学篇”“励志篇”等十编。

2010年,我又参与策划了为景克宁教授在仙阁山庄“名人苑”立碑雕像之事,并与时任运城日报总编辑的卫君翔等共同起草敲定了碑文。12月12日举行的“景克宁教授雕像落成典礼”(仪式,指挥棒由我担任。经过几天精心筹备,当天场面之宏大,在运城堪谓史无前例。不几天,我与杨方岗又策划出版了《永远的丰碑》一书,辑录了落成典礼中的相关文稿与诗联。

2016年3月2日,在景克宁教授逝世十周年祭日,我与杨方岗在《运城日报》刊发了长篇缅怀文章,并与樊晋英、卫君翔等前往仙阁山庄拜谒悼念。

说实在的,在景克宁教授生前,我与他是莫逆之交、忘年之交,我敬慕他的人品、崇拜他的学识。因为在我心目中,景克宁教授正如其名学者、演讲艺术家李燕杰所言:“是最像教授的真教授……不愧为中国当代文史哲三合一的美学哲人。”

在他去世后,我仍想方设法宣扬他的思想之力量,弘扬他的理性之精神,做了一些力所能及之事。这些虽然微不足道,但却得到著名演讲艺术家李永田教授的无限感慨:“人怕病了,人怕老了,人怕死了……在人心不古的悲凉氛围中,你们能在景老生前死后,一如既往,做那么多好事,真是有情有义的大好人,令人钦敬。”

行文至此,我想我该粗略地说明一下景克宁教授在多数人心目中的伟岸形象。

他是勤奋的学习者。他自幼濡染国学传统,熟谙孔孟之道,继而学习革命理论,攻读哲学、美学。其观察力、记忆力、概括力出类拔萃,超凡脱俗。其语言表达融哲学的敏锐、历史的宏阔、文学的精美为一体,被誉为语言的演奏家,并无夸饰,亦不为过。这种功力,有天资聪颖的成分,更是后天勤奋的成果。

他是不懈的思想者。他思考理论,思考生活,善于把抽象的理论和现实的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把每一节课、每一次演讲,都当成生命中最大的节日全力以赴,一丝不苟。通过大脑的不断思考、加工,大量的史料、名言和事件,都化为个人思想的载体,形成了青年学子易于接受、催人奋进的话语体系。

他是真理的传播者。景教授走遍大江南北,演讲3000余场,作序1000多篇,出版著作10余部。他利用各种机会,传播道、德、学、识、真、善、美,数以百万计的听众、读者被他折服,受他感召。大量的青年才俊点亮了生命之火,踏上了理想之路,长成了栋梁之材。

他是勇敢的践行者。青年时代,他不倚名门望族,养尊处优,而是驰骋报坛,揭露黑暗,以致险象环生,几遭不测;壮年时期,他不是心系小家,安分度日,而是捍卫真理,敢说真话,以致身陷囹圄,被判极刑;晚年时光,他面对病魔侵袭,饱受折磨,却抗争至死,活跃教坛,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谨以此文,纪念景克宁教授逝世十五周年。

## 歌曲《万荣万荣我家乡》全网上线 受到响应号召就地过年的后土游子热捧

本报讯(记者 范娜)“油糕脆啊凉凉凉,三白瓜是瓜中王,羊肉恰烙来一碗……”近日,由万荣县委宣传部、万荣县文化和旅游局共同打造的歌曲《万荣万荣我家乡》全网上线。其朴实真挚的歌词、欢快明了的旋律,特别是板胡唢呐等地方音乐元素的巧妙融入,使得这首歌一上线,就受到万荣老乡,尤其是牛年春节因疫情影响没有回乡的后土游子们的热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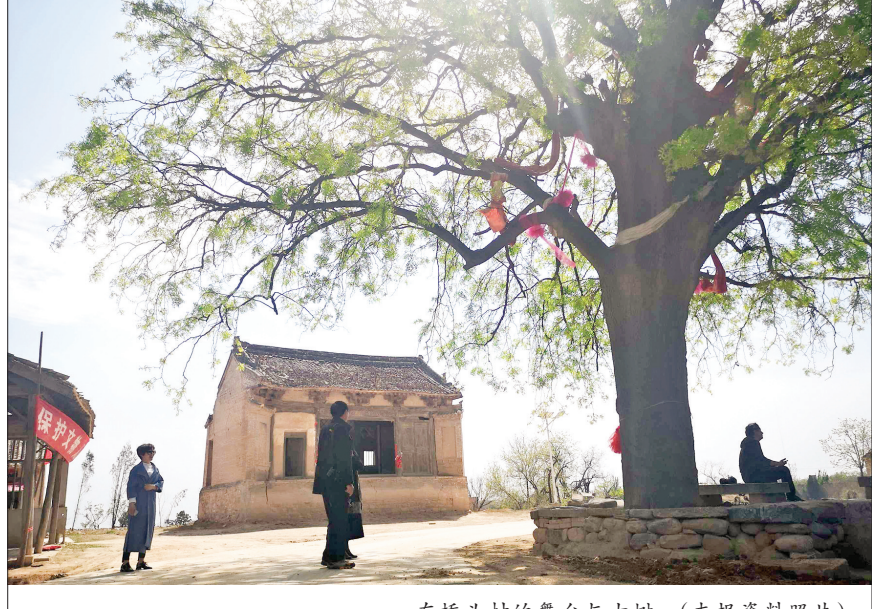
每个人心中都对自己的家乡有一种深深的眷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赞美自己家乡的歌曲。提起《万荣万荣我家乡》的创作历程,词作者刘冰清介绍:“虽然我不是万荣人,但当我踏上这片热土时,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里;每次见到这里的百姓,都如同见到自己的亲人。《万荣万荣我家乡》经过万荣籍歌手华峰富有激情的演绎,我们仿佛聆听到一个黄河汉子的呐喊,感受到一个思乡游子的吟唱,触摸到一个纯净鲜活的灵魂。”

西乐器,以现代说唱的形式与富有泥土气息的配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华峰是土生土长的万荣人,也是这首歌的曲作者,他说:“文化自信不是空洞虚无的东西,对家乡的爱就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简单纯真的创作理念赋予了《万荣万荣我家乡》最纯最浓的情感,更为这首歌涂上了许多浓浓的乡愁。“听到这首歌,仿佛耳边传来了唢呐声,鼻尖嗅到了羊肉恰烙的香味,咽下口水想起了羊城西大礼堂广场的油糕……这首歌很好地体现了新时代万荣人的自信与风貌。”

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万荣人董杰无意中在网上听到这首歌,他的心情很激动,同时又夹杂着些许伤感。因为疫情影响,他已经快两年没有回家了,特别想念家乡的亲人、朋友和美食。“我从这里出去,常常想起这里,苦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里……这首歌就是朋友、家人,是故乡,道出了无数在外游子的思乡情,抚慰了我的乡愁。”董杰感慨地说。

《万荣万荣我家乡》通过混搭中



东桥头村的舞台与古树 (本报资料照片)

士成为朝廷命官,或为朝堂大臣,或为吏部吏员,或为州府长官,或为府县主簿……新中国成立以来,村里在外工作人员中出类拔萃者比比皆是,他们在党政部门工作的有科长、有处长、有厅长;从事医疗教育工作的有教授、有博导,有院长、有校长;在科研单位工作的有研究员、有专家,有的还承担着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部队中有团、营、连职干部;企业经营中有厂长、矿长、经理、工程师等……其中立功受奖、先进模范、标兵能手屡见不鲜。

抗日战争时期,村中曾出过李湘珊、李希天两名延安“抗大”学员,结业后受党委派回村从事地下党的工作。李湘珊以村小学教师作掩护,任村党支部书记,积极培养发展地下党员7人之多,在村小学和他家里建立了中共芮城县委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李希天任芮城县牺盟会三区协理员、中共外围组织“青救会”秘书(实际负责人),曾介绍杜伯实(革命

**古碑** 村中的古石碑原有上百通,多集中于东岳庙里,后散落于民间,有些被文物贩子收走,有些被毁损,现存的仍有数十通,如:《重修东岳庙正殿碑记》《重修白衣神庙碑记》《重修龙王庙碑记》《创建魁星楼碑记》《重修乐楼碑记》《修池记》《修桥记》《重修祖庙碑记》《重建关帝庙乐楼碑记》《奉谕碑记》以及一墓墓碑、墓志铭、懿行碑等,对于研究、记述村中古建、民风、民情、人物等都极具考古参考价值。

**古树** 村中现存的几株皂角树,树龄大都在400年上下,其中3棵于2018年被列入县级古树名木保护对象。一株在东岳庙前,另两株分别位于东巷李氏宅院门前和场院沟边。

**古井** 过去村人吃水靠的是人力水井。在这个只有几百口人的最小村里,竟遍布着30多口水井。每一条巷道里都有一口到两口井,而在东西南三侧沿沟边临建的窑院里,每个院里都有一口自



东桥头村地貌 (本报资料照片)